

当年,陈从周先生的家,在同济新村“邨字楼”,那是同济老教授们住的一个小院,三层楼的住宅三面围合,红砖基座,白墙灰瓦,甚是雅致。先生的住房在底楼,面积虽不大,但有一个朝南的小客厅面向小花园,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非常“豪华”的。陈先生曾经开心地说过,“我陈从周的客厅里,是没有眠床的”。

没有眠床的客厅,成了陈先生最重要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只要陈先生在家,每天的下午和许多的晚上,客厅都坐满了客人。谈笑有鸿儒,往来亦白丁。座中既有文人雅士,教授专家;也有年轻同事,入室弟子;还有记者、演员、书画爱好者、工匠等等。要喝水,自己倒;桌上有烟,来人也自己拿一枝抽。假如来人带了点茶叶和水果来,先生也会留下招待大家。这样的“道场”般的情景,当年就很少,今天恐怕不会再有了。

这样的陈先生客厅的谈话和讨论,一般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与来宾对话。有不少名人曾登门拜访(比如贝聿铭,俞振飞等)。我们这些入室弟子和其他的求教者,如果碰巧了,就围坐在旁聆听;凳子不够坐了就站着。我还记得日本学者横山正、伊藤三千雄分别来访的时候,我们就听过先生和路秉杰老师跟他们的对话。

第二种,有人来求教,先生即兴指导。上世纪八十年代,学习之风极盛,年轻人争取各种机会求教名家。记得有一次,一个青年工人拿着苏步青教授的条子来找陈先生请教书法;其他像昆山古建队的张建华队长,也每每

## 陈从周的客厅

李振宇

来请教园林做法;刘天华学长研究生毕业后,有时也来求教先生请教,我们在点点滴滴中学到很多东西。

第三种,先生兴致好,即席漫谈古今。梁谷音来了,先生会谈昆曲与园林在艺术上的共性;山东的客人来了,先生会讲郑板桥和十笏园;宁波的客人来了,会谈天一阁藏书;苏州的客人来了,先生会打趣问当年拆下的城砖而今安在。在客厅里,先生给我们看过苏步青的信,苏局仙的诗,顾廷龙的字,汪道涵的信,梁思成的照片。偶尔我们插话问个问题,先生会纵横古今,给我们打开从未见过的精神世界。

在客厅里,先生以一个传统而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心胸,传授理念和知识。我按记忆归结起来,客厅里先生讲的有四样东西:

首先是原则,例如为什么要保护传统,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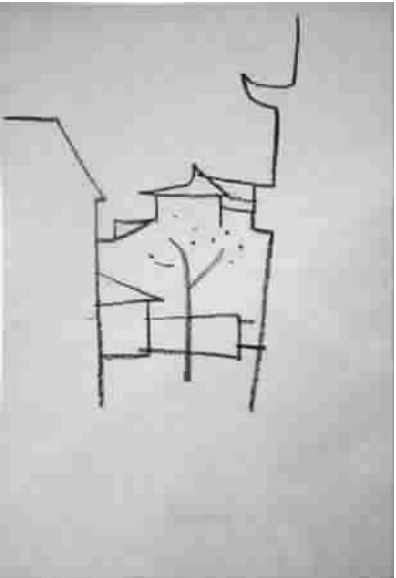
什么保护传统文化,工业发展与文化继承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的特色所在;其次是原理,即中国文化和艺术,比如书画、诗文、戏曲、园林,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内在的原理是相同的,而且会互相影响;绿化和文化的关系;生活中的点滴之美;然后是技艺,比如黄石和湖石不同叠石的技术,水池的收头怎么处理;竹子布局如何生动;还有是知识和历史掌故,比如戈良裕最好的叠石作品到底在苏州还是常州;朱启铃为什么会资助营造学社,颜文樾创办苏州美专的过程,南京陈植和上海陈植的相似与不同;贝聿铭如何开始重视传统建筑的影响;“苏空头”“杭铁头”城市文化差别等等。

现在想来,蒋定师母和陈胜吾大姐、陈丰兄、陈馨二姐对我们这些客厅来人是非常宽容友好的,从来没有嫌我们啰唆。在他们的支持下,先生的“客厅道场”,差不多延续了十年之久,不问出身,不讲门派,得益者众矣。

2007年初,为出版《陈从周画集》(我是执行编辑),又来到昔日的小客厅,与陈先生的长女陈胜吾老师见面,一时百感交集;2013年8月,陈先生的次女陈馨老师回沪,为参加《园林大师陈从周》一书的编写,路秉杰先生、阮仪三先生、出版社支文军老师、封芸老师和我又来到小客厅,回忆往事,分外珍惜。

我看见你很美丽  
(速写)

李磊文并图



我看见一片海/是因为心里有片海/我看见一片云/是因为心里有片云/我看见你很美丽/是因为我爱你



李磊画语

地图在鼓浪屿是最没用的东西。鼓浪屿最热闹的地方是以龙头路展开的,这条龙头路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交错成“井”字形的4条路。如果手持门牌号找路,会迷失在路的尽头,下一个号码可能在平行的另一条路上。如果去问路,得到的答案可能是“沿着龙头路一直走右转,你会看到龙头路,再右转,你又会看到龙头路。”除了一式四份的龙头路,还有3条鸡山路、3条福州路、3条内厝沃路、2条笔山路、2条福建路等。

随意,就是鼓浪屿最容不得随意的地方。无须赶景点,没有日程表,随意地游荡在每一条小巷、凝视老洋房的每一个窗口、聆听每一朵花开的声音。如果此时还惦记着生计,那么浪费的是生命了。

店铺将鼓浪屿分割成两半,一半在喧闹中死去,一半在寂静中复活。

逼仄的弄堂里挂满了长长短短的布衣,根据花色、款式可以猜测主人的模样,随风飘荡在童年的作业本里。墙缝中的小树越过密布的电线,努力向上生长,向着那条细长的蓝天。和深宅大院铁门紧锁不同,弄堂木窗都大方地敞开着,台式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午后斜阳打打在上面,有种老时光的静谧和温暖。

误入一嘉庆年间的大夫第,破旧的矮平房门楣上贴着褪色的大红对联,花草在倾倒的水泥柱上杂生,一方被开垦为菜地,树上结着累累青木瓜,墙头爬满了葡萄藤,在粗粝的砖上愈发青葱可爱,葡萄独自成熟坠落,花猫懒洋洋地在深深的树荫下打盹。什么都是淡淡的,阳光、矮墙

上的青苔亦是淡淡的,还有闺秀的笑靥和心底的忧伤。像隔了一层薄纱,触手可及却隔着时光。这会子穿旗袍的太太们应该是摇着扇子去打麻将吧,玉镯撞击出清脆的声响。那一块碎砖早已压在箱底泛了黄,用力一揉,灰飞烟灭。还是做一株屋顶上的野草罢,不动不语,看尽人间烟火。

林语堂故居很是隐蔽,没有铭牌,不售门票,巷口有一老婆婆卖仙草,若不用心就会错过。走到里面豁然开朗,正屋的门早被杂物封死,虽说残破不堪,但几十级宽阔的石阶显露了排场,不知哪位骚客曾在其上沉吟。故居依旧,故人已故,空留多情之人对无情之景。且倚靠着这老墙,躲在岁月深处,看谁家小姐执意下嫁穷书生,听云端谁寄锦书来。风过处,忽闻花香浓郁,举头几株大树参天,低头白兰落满红砖地,此花香甜入世,倒很恰当。

温暖的晚风,有且仅有的恬静。天像是最纯净的大海,一弯新月挂在天边,在大片鱼鳞状的云旁显得寡淡,白、灰白、黄白、粉白的云苍白了语言,在蓝天的调色板上,夕阳的画笔作一幅水墨画。

环鼓路环的是寂静的那一半岛,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鼓声隧道,凉意四起,如影随形。沿海而行,惊涛拍岸,不时在陡峭的山石上溅起浪花,回流进深暗的洞穴,惨白的月光穿过树枝投下黑影。稀疏的岔路大都依山而建,巷子也不似先前那般狭长,却是连绵的上下坡。废弃大宅子在月的窥视下愈发颓败,结着蛛网的木门吱嘎作响,地下室里吹出阴冷的风,夹杂着霉味,又溜进破损的琉花窗,吹灭了瘫倒在桌上的最后一点烛火。

聪聪是我女友的外孙,给孩子取名可看出全家人心里都有某种焦虑,一心希望孩子要聪明,因为聪明将来读书就好轻松就能考上名牌大学,毕业后就能顺利找到一份工资高的工作当然就能找个好老婆。

聪聪长得虎头虎脑白白胖胖,聪明可爱,全家爱若珍宝。女友老年大学也不上,旅游也不去了,每天抱外孙进行早期教育开发。聪聪很争气,记忆力、理解力都很强,一次我叫他把玩具汽车拿给我,他捧不下两辆,就把大汽车的盖子打开,将小的放进去,这样合二为一捧过来。我对此大加赞赏,根据曾做教师的眼光看,它所表现出来的智力远远高于死记硬背几句有口无心的唐诗,因为他不仅知道大和小的形状,而且会用来

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带他出去,他飞快去拿了汽车钥匙来给爸爸,他爸爸逗他玩:“那个外婆也会开车”。他感到上课不开心,这是厌学的开始。其次,小家伙有点沉闷了,他很聪明,从大人的言语表情知道自己身上出了问题,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有一些微妙的区别了,这种区别将来滋生出一种东西叫自卑。可惜,这些真正影响孩子一生的问题很少有人注意到。前几天女友又来电话,说聪聪报考及格被录取了。接下来她向我打听学区房的事,想在重点小学入学范围内买间小点的房,孩子读书后,她陪他住过来。

王安诺

就怎么也不肯,他知道家里只有爸爸和阿爷开,别人不能信任。就是这么个聪明的小家伙,却碰上人生中的第一个挫折。

那天女友打电话来,沮丧地告诉我“聪聪没有被托儿所录取”。聪聪满2岁,今年7月可进托儿所,没想到,现在小区里办的托儿所也有入学考试。家长在外等,孩子被带进教室,老师拿出一块五颜六色的纸板,叫他辨别颜色。聪聪不认得,因为外婆没有教过他。

女友重受打击,她说:“我怎么知道2岁孩子进托儿所还要考试!”意思是,因为不知道考试范围,自己没有复习到,导致外孙失败。

我想的是,颜色这类一说就懂的常识,一个2岁孩子,知道与不知道有多大的本质差别呢?很多知识是随着生活逐渐增长的自然学会的。没上过一天学的农村老妇上街卖鸡蛋,加减乘除说不定比大学教授快多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事,却改变了2岁聪聪的生活。首先,外婆开始改变教学方法了,原来是唱歌

其实,如今叫3D的这种电影不算稀奇,只是当年大家还没那么高大上,只给它取了个很实在的名字叫“立体电影”。

我现在还记得小学时候去见识《魔术师的奇遇》这部“立体电影”的情景,当陈强演的魔术师搭乘的火车疾驶着进入画面朝我们冲过来,大伙儿不由得把头一歪,急忙躲闪。自然,那时候影院发给观众看片的眼镜远没有现在的高级,白硬纸板的镜框,上面嵌的是一红一蓝两块塑料薄片,一直到很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两小片塑料学名叫做“偏振片”。

桑弧导演在片子当中引入火车,让我们想起了电影诞生的故事,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放映他们的短片“火车进站”,现场不少仕女紧张得纷纷离座尖叫。幻觉,是电影的底子。最初,在一张平坦的白色幕布上营造的纵深感就以震惊全场,年深日久,见多不怪的观众们又向电影人索取更为逼真的“真实”,于是催生了立体电影的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便已经在尝试更有立体感的电影技术,而一直到1952年,美国成功摄制了立体故事长片,电影才真正进入了立体片时代。

上影天马厂当年摄制的《魔术师的奇遇》,是一部时长约50多分钟的片子,在我看到它时已算是复刻了。它是中国自己拍摄的首部彩色立体故事片,首映时间是1962年7月1日,地点则在上海首家立体影院——东湖电影院。

试制立体电影的过程,也不可能像魔术师那样一蹴而就,在立体故事片问世前两年,即1960年的4月30日晚,刚改造完毕的东湖电影院里,观众首次观赏到了由上海科教片厂和电影技术所联合试制成功的三部立体新闻纪录短片:《青春的旋律》《黄浦江畔》和《欢乐的童年》。这段《魔术师的奇遇》之前的影史,年轻影迷们知晓得并不多。在参与试制的创作人员中,钱厚祥先生是重要的一位,他是著名的新闻电影摄影师,也许文学界的朋友还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近代文学研究大家阿英(钱杏邨)先生。

立体电影需要双机放映,对声音播放系统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上海只有一家立体电影院的历史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到上世纪的70年代后期,黄浦区的浙江电影院和虹口的长治电影院才被改造成立体影院。而得风气之先的东湖电影院,原本是建于上世纪初的一座花园住宅,1939年被改建为影院,因位于杜美路9号而命名为杜美大戏院(Doumer Theatre),1943年随杜美路易名为东湖路而相应改名,直至上世纪末,这个门牌号变为一座名叫“地产”的“大厦”,那个“立体”的“东湖”不复可见。魔术师用他的帽子把兔子变没,用的是障眼法,兔子被藏起来了,而放映过《魔术师的奇遇》的“东湖”,这回是真的消失了。

最近一次看3D电影,是去年底的《一步之遥》,姜文导演的新片。不管影迷们如何褒贬不一,我得承认,前半部的若干歌舞场景还是深深打动了。当那位全身动感十足的黑人舞者把帽子掷向观众,我下意识地侧身一闪,随即莞尔,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了读小学的自己,以及那段看立体电影的时光。

今晚灯谜

贾树森

相乘结果比相加多八

(字一)

昨日谜面:老职工

(四字誉称)

谜底:先进个人

餐饮广告  
散发至病人床头; 扞脚师傅窜到病人跟前招揽生意……如

此等等,匪夷所思。你认为是我闲来无事而杜撰的吗?不,此乃我因手术在某医院最高层18楼病房切切实实亲历的咄咄怪事。

医院本已人满为患,病房需清静,更需要安全。可惜医院管理有所缺失,导致抱着各种心思的闲杂人员也可与病人及家属在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之“圣地”如

病房耶? 市场耶?

杨克昌

无人之境,真够让人忧心的。这不仅增加了医院的运作成本(诸如电梯盥洗室等等使用),而且反而酿生出失窃等令人不快的事端,给病人造成危害,造成恶劣影响。最终,假如因此对簿公堂,院方必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窃以为,应当吸取此类事故教训,居安思危。在排查多类安全隐患时,病房怪事当作一例。



天然橡胶来自于自然,自然界里面,含有橡胶的植物多达2000种,目前已经能从500种植物里面提取出橡胶,其中有蒲公英和高大乔木——杜仲树。但产量都比较低。真正能满足世界工业98%乳源的植物另有他物,这就是三叶橡胶树。

三叶橡胶树又叫巴西橡胶树,简称橡胶树。它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树木高大,含胶量多;二是寿命长,一棵树可持续不断地为人类提供橡胶长达三四十一年。

追溯1000多年前,橡胶树默默地生长在南美洲亚马孙的密林深处,树皮被割破以后,白色的乳胶会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就像眼泪一样。所以,在古印第安语中它被称作“会哭的树”。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于是他把印第安人玩的橡胶球带回了欧洲,让西方人知道橡胶这种材料。后来,美国发明家因特异开发出橡胶

硫化技术,彻底克服了橡胶制品冷天变硬、热天变软的顽疾。这个技术大大拓展了橡胶的应用范围。

邓禄普,现今全球橡胶业巨头,如邓禄普轮胎、邓禄普床垫都非常出名。邓禄普原来是英国的一名兽医,他的儿子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但早期的轮胎一直都是实心的,骑起来非常不舒服,儿子经常抱怨屁股疼,还常常因此摔伤。邓禄普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空气打进轮胎,使之膨胀后更有弹性呢?于是,1888年,世界上第一个空心轮胎诞生了。很快,橡胶轮胎受到人们的喜欢,不到6年时间,于1895年,世界上第一辆使用充气轮胎的汽车问世了。从此,从巴西雨林里开始的橡胶工业登上了世界舞台,开始转动世界。

现在随着人们对橡胶认识的深入,橡胶技术也日臻完善,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一种原材料像橡胶这样囊括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居日用品到体育娱乐制品,从医疗领域到军事工业,都随处可见橡胶制品的各种物件。橡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这个世界。